

主 编 雷恩海
副主编 李天保 路 尧 曾贤兆 党嗣仙

誌公文化研究論集初編

王樹森題



蘭州大學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誌公文化研究论集初编 / 雷恩海主编. —兰州:
兰州大学出版社, 2013. 12
ISBN 978-7-311-04369-8

I. ①誌… II. ①雷… III. ①志公禅师(418~514)
—人物研究 IV. ①B949.92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14)第 003186 号

责任编辑 王永强 杨 洁
封面设计 张友乾

书 名	誌公文化研究论集初编
作 者	雷恩海 主编
出版发行	兰州大学出版社 (地址:兰州市天水南路 222 号 730000)
电 话	0931-8912613 (总编办公室) 0931-8617156 (营销中心) 0931-8914298 (读者服务部)
网 址	http://www.onbook.com.cn
电子信箱	press@lzu.edu.cn
印 刷	兰州大众彩印包装有限公司
开 本	710 mm×1020 mm 1/16
印 张	18 (插页 2)
字 数	340 千
版 次	2013 年 12 月第 1 版
印 次	2013 年 12 月第 1 次印刷
书 号	ISBN 978-7-311-04369-8
定 价	45.00 元

(图书若有破损、缺页、掉页可随时与本社联系)

《誌公文化研究论集初编》序

任法融

夫大道也者，视之不见，听之不闻，搏之不得，虽无声无形，却充塞寰宇，无所不在。老子曰：“执古之道，以御今之有。能知古始，是谓道纪。”（《道德经》第十四章）告诫人们把握本已存在的“道”，来驾驭万事万物，悟解宇宙之本原和道的规律。道教推老氏为祖，教化众生以冲虚恬淡养其内，以柔弱谦下济其外，取法自然，融容中和，臻于社会和谐，天下太平。就此点而论，与儒家所谓“修齐治平”在形式上虽有不同，但归根结底，其揆一也。如今东风和煦，物阜民丰，国家各项事业蒸蒸日上，道教作为华夏传统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自当与时俱进，以适应改革开放之大局。兰州誌公道观为弘扬道教文化，促进地方文化建设，邀集当地热心桑梓公益事业之社会贤达和知识分子，对道观开山之祖誌公真人之生平及行迹进行了深入探讨，并将其初步研究成果汇于一编，即将付梓出版，邀我作序，虽事务冗杂，亦义不敢辞。

甘肃地处西北，是华夏文化的主要发祥地之一，历史悠久，人文郁蔚，道教文化源远流长，境内崆峒山即被视为道教滥觞之地，其余各地也宫观众多，高道代不乏人，从伏羲氏到关尹子以及后世诸多出世真人，为这一地区的道教繁荣奠定了思想基础。金城兰州，尤称西陲门户，是古代中西陆路交往孔道和“丝绸之路”的必经之地，自古便为中原王朝经略西北的要冲重镇，宗教文化必然多有流播。城南皋兰山麓红泥沟之誌公道观，早在南北朝时期即经誌公真人开创，辟为道教道场，大道流传，不绝如缕，一直延续至今。

我原籍甘肃天水，桑梓之情，拳拳于心。近年来，曾多次去甘肃视察、讲道。其间受党嗣仙道长盛情邀请，数访红泥沟誌公道观，了解其发展情况，并为该观庙产被侵占一事，曾多次同有关部门交涉斡旋，使被占庙产得以部分归还。

誌公道观目前所持教派属于全真道龙门派，住持党嗣仙为龙门派第二十八代弟子，与我所奉为同一教派。道观在五泉之东，林木荫翳清寂，良为修行胜地。党道长生性冲淡，恪守师训，出家三十余年，深执道念，潜心修习，以重光誌公道场为己任，呕心沥血，倾力筹资，先后建成大殿多座，使昔日的荒僻之地面貌为之一新。道观的开山祖师誌公，在史籍和佛典的记载中，却分明是一位活跃于南朝齐梁时代，并流誉禅林的高僧大德。这次，兰州誌公道观邀集各界朋友，通力合作，对誌公

的生平事迹所做的探索,基本上弄清了誌公这位方外文化名人一生行迹的大致轮廓。这不仅填补了我国宗教史上的一个空白,同时也为誌公洞作为历史悠久的道教遗迹,给以合理的解释,并为誌公道观在红泥沟的存在和发展提供了充分的文献依据和扎实的学术支撑。我为此感到欣慰。誌公道观可期从此摆脱“佛耶道耶”的困扰,走向发扬光大的坦途。

在国家宗教政策全面落实的当下,希望誌公道观能继续秉承爱国爱教的优良传统,勉力精进,度己化人,为道教的发展和文化的繁荣做出应有的贡献。

是为序。

随缘絮语(代前言)

企 逸

誌公是一位由道入佛,释道双修的宗教文化名人。我们研究誌公文化,自然侧重于道,亦将旁及于佛。佛家讲“缘分”,讲随缘任运,自在无碍。道家讲“观妙”,讲“知几”,也讲“几缘”。旨在见微知著,把握机遇,乘时以进。

我们这一班人,其中有虔诚的道教徒和信众;有热爱乡土公益事业的社会贤达和企业家;还有一大批有志于弘扬传统文化,愿为振兴地方文化作奉献的老中青学者和文化人。我们趁着中央号召加强精神文明建设,增强“软实力”的大好时机,走到一起来了。我们的想法是,以为誌公和誌公道观“正名”为契机,团结聚集各方面的力量,尽快把誌公文化研究会成立起来,为研究和宣传誌公建立一个平台。通过我们的探索研究,把誌公的姓氏、籍里和一生行迹,特别是他中年后改变信仰,由道入佛的缘由等等,都一一弄清楚——这样,不但回答了当地耆旧中盛传的所谓“佛耶?道耶?”的困惑;也从而把曾经为“三绝碑”(吴道子画像,李白赞,颜真卿书法)所聚焦,为梁武帝和明太祖所格外尊宠的震烁古今的宗教文化名人誌公的根,真正落实到兰州,落实到五泉山红泥沟誌公洞。这对于道教界,对于振兴地方文化建设,无疑都是一件天大的好事。现今,不是强调提升“软实力”,注重“名人效应”么?我们完全可以借助于誌公这位宗教文化名人烜赫的声名,把五泉山红泥沟誌公洞建设成为国内一流的道教重地;同时,充分利用红泥沟的自然地理条件,进而把誌公道观建设成为一个富有历史文化内涵、风景佳绝的旅游热点。

我们坚信,我们为之努力奋斗的事业,是一桩旨在弘扬传统文化的盛事。我们不仅要有无私的奉献精神,还要有严肃的历史责任感。我们说话做事,都要牢牢把握正确的政治大方向。拥护国家宪法和有关政策法律,坚持走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道路,拥护改革开放的国策。要做到:不利于社会和谐稳定的话不说,不利于民族团结的话不说,不利于各宗教教派之间团结的话不说。

华夏文明,源远流长,底蕴深厚。要研究和弘扬传统文化,自然脱不开儒、释、道三教,在往昔漫长的封建社会中,既相互排斥,又相互汲取,而最终走向融合这一大的历史架构。因此,我们所从事的誌公文化研究,虽是以道家和道教文化作为切入点,但不能不从宗教,史学,哲学和文学等层面,旁及儒、释二家。总之,我们要以

开放的心态来看待誌公文化,切不可抱残守缺,偏执于一隅。这样,我们的学术视阈就开阔了。我们面临的学术天地,将是浩瀚无垠的大千世界。

文化的传承和演进,总是在不断地吐故纳新、积极扬弃的动态过程中实现的。为此,我们要继承和发扬20世纪“五四”新文化运动中,先驱们高举“科学和民主”的大纛,向旧文化、旧礼教和旧传统作坚决斗争的批判精神。同时,我们也要与时俱进,站在当代思想文化战线前沿,适应建设社会主义精神文明的现实需要,既要克服先驱们“矫枉过正”的历史局限,对旧的文化传统否定过甚的偏颇;又要以实事求是的科学态度,有分析,有批判地去审视和继承传统文化。真正做到,扬弃其糟粕,汲取其精华。

现在摆在诸位面前的这本论集,是我们几位文化人最近两三年来,利用业余时间,通过检索史籍方志,查阅道藏佛典;特别是虔诚执着的党嗣仙道长,热心地方公益事业的火廷功先生等,不辞辛劳,远走陇东、蜀中和南京等地寻访誌公遗迹,搜集资料所付出的辛勤劳动,从而汇集成的第一批初步成果。我们清醒地认识到,我们面临的课题,是一个为学术界所长期忽视的冷僻的课题。我们的研究,颇具拾遗补阙,探秘拓荒的艰巨性和挑战性。筚路蓝缕,起步维艰。加之仓促成书,粗疏谫陋,在所难免。恳望学界方家,暨道俗各界贤达,不吝赐正。

毋庸讳言,经济是成就一切事业的基础。本书得以顺利出版,端赖党嗣仙道长之辛勤奔走,广结善缘;各位社会贤达及企业家之热心公益事业,慷慨捐助。泽被先贤,惠及桑梓,洵可谓功德无量矣。

我们深信,我们共同努力的这桩富有人文色彩的公益事业,能够得到社会各界的理解和支持,前景是光明的。韩文公《祭柳子厚文》有言:“不善为斫,血指汗颜。巧匠旁观,缩手袖间。”但愿理解和支持的人多一些,而袖手旁观甚至“泼冷水”的人少一些,那么,我们为之努力的事业,就一定能够做好,做大。

壬辰春节,于西北师大之双银杏斋

目 录

序·····	任法融	001
随缘絮语(代前言)·····	企 逸	001

誌公文化研究

兰州誌公道观今昔及我们的几点期望		
——在台北世界朱氏联合会第八届会员代表大会上的发言·····	党嗣仙	001
誌公生平梗概及其由道入佛之信仰嬗变考述·····	蹇长春	005
梁慧皎《高僧传·梁京师释保誌》笺释·····	雷恩海	150
誌公在中国俗文学史上的地位和影响·····	何剑平	189
宋元时期的誌公信仰述略·····	何剑平	201
从梁武帝、明太祖的推崇看誌公的地位与影响·····	王廷鹏	209
五岳寻仙不辞远		
——誌公遗迹寻访记·····	党嗣仙 火廷功 路 尧	216
我与红泥沟的情缘·····	罗延孝 苏利国	229

典藏诠释

《周易》的阴阳矛盾观及其朴素辩证法·····	蒋 凡	235
------------------------	-----	-----

白居易《三教论衡》简析····· 蹇长春 246

道迹觅踪

全真道龙门派入住誌公道观之年代考略····· 路 尧 251

全真道在关陇地区的广泛流传····· 李天保 262

龙门派陇上传人梁志通与天水玉泉观····· 苏利国 270

编后记····· 277

鸣谢····· 279

誌公文化研究

兰州誌公道观今昔及我们的几点期望

——在台北世界朱氏联合会第八届会员代表大会上的发言

党嗣仙

各位朱氏宗亲、各位代表：

大家好！

我俗称党，原名党仁红，甘肃省永靖县人。因生性慈爱善良，受一生虔诚信道的老祖母的影响，高中毕业后，便皈依了道教，迄今已有近三十年了。我所信奉的教派，是明清以来广泛流传于西北关陇地区的全真道，是全真道龙门派二十八代弟子，现任自清代乾嘉年间，即以兰州皋兰山誌公道观为道场的全真道派第七代住持，并在积极筹办成立兰州誌公文化研究会。

我想，在座的诸位或许会感到诧异和困惑：本人作为一位虔诚的道教信徒，为什么有机会前来参加这个具有世界规模的朱氏联合会？并且有幸出现在本届会员代表大会庄严的会场上呢？

我简单的回答是：

因为，我所住持修行的兰州誌公道观，就是建立在我国南北朝时期出现的一位宗教文化名人誌公（418—514）曾在这里出家修行的“誌公洞”的原址上；而且，据史籍记载，这位誌公，俗姓朱，金城（今兰州市）人。我们正是抱着“追宗认祖”的真诚愿望来参加这次盛会的。我们想借助大会“宗亲族谱论坛”这个平台，从姓氏寻源的角度，对尚嫌模糊的誌公生平事迹，做进一步深入的探索；同时，也想借助这个平台，对今后如何进一步弘扬誌公宗教文化，提出几点期望，希望得到诸位的指导和帮助。下面，我简要地谈三个问题。

一、关于甘肃省兰州市皋兰山誌公洞与誌公道观的历史和现状

在兰州市皋兰山南麓，五泉山公园东侧一里许，有一条岔沟名红泥沟，从崖壁渗出一道清泉，叫红泥泉。这里林木茂盛，环境清幽。沟谷侧崖壁上有一个古老的洞穴。据当地传说，南北朝时的高僧誌公，曾在此洞修行，所以叫“誌公洞”。还传

说誌公法力无边,嫌蛙声打扰,便用咒语驱蛙,所以,红泥沟至今也听不到蛙声。清乾隆时期,甘肃著名诗人吴镇作《誌公洞歌》一诗,诗中曾说到这件事。虽然经过约1500年的风雨侵蚀,这个红胶泥土质,深约4米,高、宽各约3米的洞穴,至今保存完好。洞底盘有炕,可煨火取暖,供修行人居住。据地方文献和当地老人传说,洞中原供奉有誌公塑像一尊(今已毁)。令人奇怪的是,这尊塑像的服饰装束,更像道人的打扮。所以,在我们兰州本地,多年来一直存在着誌公究竟是“佛”还是“道”的困惑与争论。从把誌公道观修建在誌公洞原址上这一事实看,我们兰州人是更情愿把誌公当作一位道士来看待的;至于我们兰州的全真道信徒,更是虔诚地把誌公当作一位道教远祖来尊奉。(关于誌公到底是“佛”还是“道”?请详后说。)

至于誌公道观究竟兴建于何时?因年代久远,已不可考。但在我们教派内部有个传说:说是明朝永乐年间,明成祖朱棣敕封誌公为“国教大法师”后,才在红泥沟誌公洞原址上,大兴土木,修建庙宇,创为规模宏大、香火旺盛的誌公道观的。当然,这个传说的真伪,尚待进一步考证。若此说可信,那么,这个道观至少已有六百多年的历史了!

关于我所信奉的全真道派入住誌公道观的历史,却有明确的传法世系为依据,而且是清晰可考的。大约从清嘉庆年间至今,全真道以誌公道观为道场,先后经历了江道、姜道、沈道、谢道、孟道、陈道和我,共传七代。据当地老人说,及至民国年间,誌公道观依旧庙宇殿堂宽敞,树林掩映,沟底流水潺潺。每逢夏秋之季,来这里观光游览的香客、游人,络绎不绝。因道观紧贴皋兰山麓沟底,便于防空,因此,抗日战争时期,整个道观全被兰州电信局占用。道士被挤兑遣散,几乎香火断绝。20世纪50年代,道观遭受了一场大火,历年来兴建的庙堂神殿,荡然无存。20世纪80年代初,我来红泥沟接任誌公道观第七代住持时,昔日殿宇高低错落,壮丽辉煌的誌公道观,仅剩下一大一小两个洞穴(其中大的一个,即相传的“誌公洞”),还有几间破旧不堪,摇摇欲坠几乎不能住人的平房。改革开放后,在政府的宗教政策指导下,在热心乡土文化建设的兰州知识界和社会贤达的大力支持下,自己凭着虔诚的信仰,经过二十多年的积极奔走和惨淡经营,昔日濒危绝境的誌公道观,已大为改观。

首先,我们依据宗教政策,同有关部门交涉,要回了长期被兰州电信局占用的山门内的约十亩庙产。其次,积极筹措资金,先后重修了山门,在原庙址废墟上,新建了誌公祠、玉皇殿、三清殿、金花仙姑殿,以及上下两层的办公楼。以往残破不堪的誌公道观,旧貌换新颜,其基础设施建设已初具规模。前不久,在兰州知识界、企业界和社会贤达的支持与通力合作下,经过积极筹备,我们已经基本具备成立兰州誌公文化研究会的条件,吸纳和凝聚了一批热心公益事业和地方文化建设的精英和学术研究人才。这样,我们企图借助于誌公道观这个立足点,来从事弘扬誌公宗教文化和道教文化研究的“硬件”和“软件”建设,都已经打下了一个扎实的基础。

二、关于誌公其人其事

下面,我想简略地介绍一下关于誌公的一些情况。

在我国宗教史和文化史上,誌公是一位声名显赫,头戴神秘光圈、法力无边的神僧、高僧。得出这种认识的主要文献依据,是南北朝梁释慧皎《高僧传》中的《释保誌传》和《南史·陶弘景传》所附《皎传》。但是,这两个传记对誌公生平事迹的记述,是不全面、不完整,也是不准确的。其中,还存在许多疑点和空白,有待于学术界花大力气去做进一步探索。比如,在誌公的出生地金城(今甘肃省兰州市),自古以来就存在着关于誌公是“僧”还是“道”的疑问,仅仅根据上述两个传记,是不可能做出正确的回答的。

在关心地方文化建设的兰州知识界的热忱关注与支持下,通过查阅文献资料,并对省内外存在的誌公遗迹做了较广泛的实地寻访考察,我们对誌公这位宗教文化名人的姓氏、籍里、宗教信仰及一生行迹,有了一个轮廓性的认识和初步的结论。我们认为:誌公俗姓朱,东晋末年生于金城(今甘肃省兰州市)。誌公高寿,一生活了九十七岁,见证了东晋、宋、齐、梁的诸多大事件。关于他的宗教信仰,大体上以五十岁左右为分界线,可以分为前后两个时期:他前期信道,后期皈依佛教,是我国历史上一位释道双修的、影响巨大的宗教文化名人。大体说来,他皈依道教时年纪尚幼,誌公洞遗迹,就是他早年入道修行的地方。根据我们的探索,誌公前期曾到过陇东的灵台,陕西的关中地区,其足迹还可以追寻到山西、河南等地。中年后,云游到长江流域,最后驻足于南朝京都建康(今江苏省南京市)。因受当时南朝的政治形势和社会风气的影响,他放弃道教信仰,皈依了佛教。又由于他在政治上鲜明的“抑齐拥梁”倾向,受到弃道佞佛的梁武帝的格外尊宠。天监十三年(514)誌公圆寂后,梁武帝为他造塔建寺,又命令大臣陆倕、王筠撰文,为誌公树碑立传。关于誌公在我国佛教史上的崇高地位和巨大影响,我不妨举两个例子来说明。一是,南京灵谷寺,今天还存有一块“三绝碑”,上面有唐代大画家吴道子为誌公画的像,有唐代大诗人李白所撰、大书法家颜真卿书写的《誌公像赞》。在历代佛教徒中,受到文人如此尊崇的,仅誌公一人而已。二是,朱元璋当了皇帝后,看上了誌公入葬的墓地,即南京钟山独龙阜这块风水宝地,要在这里建造明孝陵,于是在钟山东南侧兴建灵谷寺、灵谷塔,又用金棺银椁盛其遗骸,予以隆重迁葬。同时,把原来供奉誌公的南京“普济禅师庙”,改名为“鸡鸣寺”。并在寺壁“御笔题赞誌公像”。再者,以誌公名义传布的佛偈、佛赞及唱词,在宋元以后,流传特广。誌公在我国俗文学史,特别是白话诗派研究史上,也占有一席之地。总之,誌公在我国佛教史上显赫的地位和影响,是不可动摇的。我们兰州誌公道观和誌公宗教文化研究会,今后关注和研究的重点,将主要放在其前期作为一个道教徒的活动行迹及影响方面。

三、几点期望

1.正因为我们誌公道观供奉的祖师爷誌公,出生在兰州,他俗姓朱,所以我们想趁这次来台参加世界朱氏联合会第八次会员代表大会这个难得的机会,借助于宗亲族谱论坛这个平台,吁请广大朱氏宗亲,帮助我们对誌公这位宗教文化名人,做姓氏寻源方面的深入探索,以期进一步弄清誌公的家世和生平事迹。争取对誌公其人其事,有一个全面完整的认识。

2.如前所述,誌公是一位释道双修、影响深远巨大的宗教文化名人。对于他后半生作为一位声名显赫,影响巨大的高僧、大德,在佛教史和文化史上,言之凿凿,早有定论。但是,根据我们的探索,誌公的前半生应该是一位道教徒。由于年代久远,史料缺乏,其前期的活动和行迹,还十分模糊,有待于继续深入发掘,寻找出坚实可靠的史料,做进一步的探索和论证。我们尤其恳望热心宗教文化事业的各位宗亲和朋友,在这方面给予我们大力的支持和帮助。

3.兰州皋兰山麓的誌公道观,环境清幽,风景优美,道观的基础设施也已初具规模。我们的长远规划是,把道观建设成为弘扬誌公宗教文化的基地,同时使它成为供兰州市民休闲游憩的胜地。我们面临的最大困难是资金短缺。我们恳切地期望,热心于宗教文化和公益事业的广大宗亲和朋友们,热忱相助,共襄善举,功德无量。

谢谢大家!

2011年10月8日 台北

誌公生平梗概及其由道人佛之信仰嬗变考述

蹇长春

小 引

予生性疏庸，学殖偏狭。生平研读，率皆文史常见之书，鲜及内典方外。2009年6月，应兰州誌公道观党嗣仙道长之邀，与兰州学界友人徐祖蕃、顾竺、乔先之暨火廷功诸先生，相聚于皋兰山南麓红泥沟之观址。盖为商订老子《道德经》之权威版本，以备书丹勒石，陈列于观内，用申弘教明道之宏旨焉。

时值夏初，沟中林木蓊蔚，崖壁笼翠，小溪潺湲，云影天光掩映下，清幽宜人。予与同行诸公靡不因偶获“又得浮生半日闲”之真趣，而不胜欣快。赏心乐事之余，予亦方知居留有逾半世纪之古城兰州，曾诞生方外名人誌公其人，其早岁修行之誌公洞遗址，亦宛然尚在。而今初具规模之道观，即因缘誌公之行迹而命名焉。不意退而翻检史籍，乃复顿生困惑：誌公分明以高僧大德之煊赫声名彪炳于僧传佛典，今径以“誌公”二字以名道观，得无两相枘凿乎？又，从方志可知，誌公遗迹，遍及塞北江南，多处龛窟佛寺，今犹供奉，其圆寂之地南京灵谷寺，香火特盛。陇上名城兰州，本誌公出生之地，相形之下，何其冷落寂寞耶？有感于此二端，遂不殚衰朽，而有斯文之作。

其有关誌公生平梗概之探索，不啻“寻根”；关于其信仰由道人佛之考述，旨在为道观“正名”。其奈年届耄耋，精力锐减，文思迟滞，时作时辍，终篇为难。端赖党道长、火廷功先生为寻访誌公遗迹，搜集资料，三下江南，远走蜀中执着精神之激励；四川大学何剑平教授、兰州大学雷恩海教授，以及西北师范大学李天保、路尧二君等，为我多方搜寻、查阅、下载和复核有关史料，有求必应，不殚辛劳，稽延半载有余，方底于成。则斯文之得以面世，实赖诸君之通力合作，有以致之也。苟一得之见，于弘扬陇右乡土文化小有裨益，庶亦不负同侪诸君之期望矣。

胡适论治学经验有言：大胆假设，小心求证。又曰：与人交，当疑处勿疑；做学问，不当疑处多疑。洵皆见道之言也。夫誌公事迹，遥隔一千四百余载，史籍载记既多缺失，且间杂卮言附会，难辨真伪，寻根正名，谈何容易！间有所得，每多借助于假设推想。虽力求持之有故，言之成理，詎敢曰必，姑名之曰考述。颓龄献曝，骋

遐思于释老；补阙指瑕，是所望于方家。

一、誌公在乡土文献中留下的模糊身影与“佛耶？道耶？”的困惑

著名学者任继愈主编的《宗教辞典》(修订本)“保誌”条(上海辞书出版社,2009年12月第1版;任氏领衔主编的《佛学小辞典》修订版,上海辞书出版社,2006年9月第1版略同)称:

保誌(418—514),亦作“宝誌”。南朝齐、梁僧人。据《高僧传》卷十载,俗姓朱,金城(今甘肃兰州)人。出家师事僧俭,修习禅业。传说,在南朝宋泰始(465—471)初起,言行神异“时或赋诗,言如讖记”。齐武帝、梁武帝和王侯士庶视为“神僧”,以为菩萨化身,而崇信之。

这条完全依据梁释慧皎(497—554)所撰《高僧传》为誌公所作的“小传”,虽嫌简约,且多有不确切之处,但毕竟提供了有关誌公的籍里、姓氏、生卒年及宗教信仰等重要信息。尤其值得注意的是,它排除诸多误解和争论,明确肯定:誌公的出生地金城,即陇上名城——今甘肃省兰州市。

当然,把誌公的出生地金城,落实到兰州,绝非《宗教辞典》的“发明”。早在明代前期英宗天顺五年(1461)官修的《大明一统志》卷三六《临洮府·仙释·宝誌》即称:“宝誌,七岁出家,长修禅业,止江东道林寺”。按当时建置,临洮府所属金城,即下辖四县中的兰县,即由府改县的皋兰,亦即今兰州市。

令人遗憾的是,在此前近千年的漫长岁月中,誌公在陇右乡土文献中渺无踪影,即使在《大明一统志》坐实誌公的出生地在兰州之后,在当地方志中,也不过是从僧传中摘抄片言只语作为点缀,几乎看不到一点带有乡土气息的实质性内容。陇右文献学名家近人临洮张维撰《陇右方志录》,著录明代《兰州志》(亦称《金城志》《兰县志》)凡六种,俱佚,其中有无关于誌公的记载,已不可考。又著录清代康熙《兰州志》及乾隆、道光、光绪、光绪重修《皋兰县志》等五种,今幸完好。但其中关于誌公及誌公洞的载记,亦甚寥寥。

清康熙二十五年(1686)州人陈稷如著《康熙兰州志》四卷。其卷一《地理志·古迹》称:“誌公岩在皋兰山东麓,深溪高谷,树木荫翳。”同书卷三《人物志·杂纪志·仙释》又称:

释宝誌者,好为讖记,齐宋之交稍显灵迹,预言未兆,梁武帝尤敬事之。天监十三年忽语人云:菩萨当去。旬日无疾而终。五泉红泥岩有遗迹焉。

这是陇右方志中第一次将誌公同兰州的皋兰山和红泥岩联系起来。同时,我

们注意到,该书并未写明誌公是“金城人”。而该书同卷著录与誌公同时的释宣畅(按:即玄畅,因避康熙讳,易“玄”为“宣”),不但写明“姓赵氏,金城人”,而介绍其生平事迹的文字,也详细得多。这是耐人寻味的。

清乾隆四十三年(1778)县人黄建中著《皋兰县志》二十卷,对誌公的介绍更为简略,仅摘抄《甘肃通志》寥寥二十余字(见卷二十《杂志》)。倒是其卷十二《古迹·誌公洞》,提供了一些新的信息:

誌公洞,在皋兰山东麓红泥岩。土径陡仄,高十余仞,下临深谷,树密泉清,境颇幽寂。谷以内有蛙而不能鸣。相传誌公习定时,蛙鸣恼乱,故咒之,使无声也。

乾隆陇右著名诗人吴镇^①,据这一传闻作七言古风《誌公洞歌》云:

誌公洞在红泥岩,流水活活石巉巉。
相传群蛙喧洞口,誌公咒之蛙悉走。
或戏捕蛙投洞旁,须臾惊怖皆逃藏。
誌公后住南朝寺,锡杖刀尺尘扇备。
简文生日即咨嗟,早识侯景为冤家。
神功莫补梁皇讫,姑与爬沙唱清梵。

这是誌公事迹见诸乡土文人题咏之始,无疑大大提高了誌公在本地的知名度和影响。其后张国常著三十卷本《光绪重修皋兰县志》,其卷十九《古迹志·誌公洞》,曾全文引录此诗。

尤须注意者,《乾隆皋兰县志》卷十二《古迹》还著录:“惠泉寺,红泥岩口,即赵家寺。”这是有誌公遗迹的红泥沟,在地方文献中,关于宗教设施建造的最早载记。则此寺可能始建于清初雍正至乾隆前期。可惜此寺毁于晚清,寺碑亦不存,其寺宇规模如何?缘何又名“赵家寺”?均不可考。但此寺既以“惠泉”为名,盖看中的是人文景观,而非宗教因素,绝非以誌公为主题而建造者,则可以断言。清《道光皋兰县续志》(县人进士秦维岳著,十二卷,道光二十二年[1892]刊行)卷五《祠祀古迹·红泥沟》称:

红泥沟,在县东南五泉山右一里许。山径逶迤,渐入深谷,两山壁立,高数

^① 吴镇(1721—1797)。字信辰,号松崖,狄道人。清乾隆三十三年(1768)举人,官至洮州府知府。曾多年主讲兰山书院。能文善诗。袁枚《随园诗话》誉其为陇上诗人之冠。著有《松花庵全集》三十一卷。

十寻。林木蓊蔚，交柯横影，上翕下辟，掩映天光。百鸟之声，泉声，林声，若笳瑟相和。盛夏入谷，寒气袭人，有誌公洞，旧志详其事。嘉庆二十五年（1820），依山麓建造寺宇，为听泉赏玩所。楼台高耸，上与岩齐。泉出山穴中，大如车毂，清澈寒冷，阴崖涓滴，冬冰夏融，渗漉纵横，自南而北，其流渐大。土人缘山半开渠，滌洄绕山，又竅巨木架之，引泉相续，灌地转磨，颇资利焉。

可惜，历经百年沧桑，随着森林植被遭到破坏，泉水枯竭，而今树稀泉细，无复昔日的林泉盛况了。其中说到惠泉寺建于清嘉庆二十五年（1820），恐不确。因成书于乾隆四十三年（1778）的黄建中著《乾隆皋兰县志》卷十二《古迹》已著录：惠泉寺位于“红泥沟口，即赵家寺”，则《道光皋兰县续志》中所谓“邑人依山麓建造寺宇”云云，可能是续建或重建。又称：建寺之目的，是想以之“为听泉赏玩所”。这证实了我们前述的判断：惠泉寺绝非出于宗教的动因，因缘誌公而建；而是为了满足文人士庶欣赏林泉风光的精神需求。

由上可见，旧志中关于红泥沟、誌公洞的记述，大都递相祖述旧闻，陈陈相因。真正涉及誌公其人宗教信仰及身份，传递出一些有史料价值的信息的，是清光绪进士县人张国常所撰《光绪重修皋兰县志》三十卷。张维《陇右方志录》称：“国常字敦五，举进士，授刑部主事，不赴官。主讲兰山书院近二十年，以学绩名陇右。”又盛赞此志：“分图、表、传、志四纲，依类相从，有条不紊。旧志讹误，订改无遗……义例谨严，文词渊雅，吾省名志也。”又说：“志成于光绪十八年（1892），至民国六年（1917）始印行之。”则志中所传信息，距今天是最接近的。

我们注意到，张著《光绪重修皋兰县志》卷十九《古迹志·誌公洞》，在承袭旧志，记述誌公洞地理环境及“咒蛙”传闻，并全文引述吴镇《誌公洞歌》后，格外郑重地加了一条按语：

案：誌公，金城人，见《神僧传》。《南史》载誌公事迹，亦只言其为僧。此洞塑像作道士装。朝夕顶礼，皆羽流释氏之徒，无过问者，其为附会可知。但黄志已载，姑仍之。

这是兰州旧志中，首次见到红泥沟誌公洞供有誌公塑像的记载。同时，又因为“塑像作道士装”，于是又引出了关于誌公宗教身份的“佛耶？道耶？”的困惑。令人遗憾的是，张氏作为博雅的地方贤达，对于这一困惑未予深究，而是以文人惯常的矜持和轻率，一方面因循旧说，认定誌公是佛门弟子；另一方面，又对寻常“羽流释氏之徒”，尚未弄清誌公究竟是“佛”是“道”，便盲目地“朝夕顶礼”膜拜，流露出轻蔑和不屑。更有甚者，这种弥漫在社会上层中的对带着泥土气息的乡土文化现象的矜持和冷漠，一直延续到清末民初，以迄于现当代。例如：《兰州楹联汇存》卷一载

清光绪进士临夏邓隆(1884—1938)题红泥岩前大门一联云：

真灵虽还虚，偶过此蛙谷鹰巢，当忆朱家旧迹；
三教原一贯，何妨邀儒流道侣，来与弥勒同龛。

又附清光绪举人镇原慕寿祺(1875—1948)题誌公洞一联云：

冈占独龙，遗像我曾敬仰；
神能伏虎，咒蛙人又奚疑。

邓氏在以上两联后的按语中，明确表示：“塑像虽道装，实则为僧也。”细绎联语，仍然是在沿袭方志、僧传旧说，肯定誌公为僧的同时，摆不脱传统文化的架构，唱的仍是“三教合流”的老调。对于誌公既然是佛而塑像却着道装，这一令人困惑的问题，仍未深究并给予明确回答。

及至21世纪初，前甘肃省诗词学会会长、著名诗人袁第锐先生撰联赞誌公道观云：

释耶？道耶？但得明心见性，何分畛域；
虎耶？蛙耶？若能修行持咒，可上灵山。

他同样无力厘清“佛”与“道”的“畛域”，依旧唱的是“佛道一家”的老调。不过，在改革开放的大背景下，多了几分认可既成事实的宽容而已。

张国常《光绪重修皋兰县志》卷十九“誌公洞”条按语中，在揭示出被认定为佛僧的誌公，其“塑像作道士装”这一令人困惑的事实后，又强调说：“其为附会可知。但黄志已载，姑仍之。”这里提到的“黄志”，即县人黄建中撰于清乾隆四十三年(1778)的《乾隆皋兰县志》。据此可知，红泥沟誌公“塑像作道士装”这一史实，至少可以追溯到清乾隆时代及其以远。正因为自乾隆迄今的近三百年间，当地文人士庶及释道信众，对于因誌公“塑像作道士装”而引发的关于誌公身份的“佛耶？道耶？”的困惑并未予以正视，并进而加以认真探究和解决，以至于长期以来，当地佛道信众都对他持有一定的疏离感，他实际上是被双方边缘化了。因此，誌公这位宗教文化名人及其巨大的文化价值，在他的桑梓，至今仍湮没在历史的尘埃中，没有得到应有的彰显和开发。

那么，从上述乡土文献中，我们能否捕捉到一些解开誌公身世之谜的信息和线索呢？有的。红泥沟誌公洞的誌公“塑像作道装”这条史料，很可能沿自一个最接近历史真实的古老传说：誌公早岁在誌公洞出家修行时，原本就是一位信奉某种原